

盆景人

胡笑兰

我喜欢盆景,还是因为父亲,因为父亲出差外地后带回家的那些山水盆景。那是些很袖珍的版本,大小相宜的草木、亭桥、鸟兽、人物,用浅盆衬托着,小中见大、咫尺千里,演绎出高山流水的艺术气息和深远的意境,犹如立体的美丽的缩小版的山水风景,令人生出无限爱意。

我的朋友圈里忽然有一天,有了一个做盆景的朋友。突然但不蓦然,我的一篇写家乡的散文,收获了家乡人的拥趸,其中便有个后生。当年,后生的爷爷还是我父亲的莫逆之交。在我父亲遭遇嫉妒与不公时,他的爷爷我父亲的助手总是笑眯眯地站在道德与智慧的高地,默默而坚决。于是,对他我便多了份关注。这个叫毛武远的盆景师不仅制盆景,还烧得一手好菜,常常,他的园子里高朋满座,迎来送往。那些盆景连同他的菜式都充满了艺术。

一个回乡的机会,我拜访了他的园子。前有河塘,后有绵延不绝的青山,那条小路,少年的我不知道走过多少遍,这里有我熟悉的田园气息,因为熟悉所以亲切。

水鸟五点就扑腾扑腾地响,节奏很惊慌的那种,慢慢缓和了节奏。布谷鸟一直叫不停,还有不知名的鸟叫声,每天如此,有时候一只,有时候多只。小猫一会儿跑到床底下叫几声,一会儿跑到盆景台子上叫几声,晚上它的勤快时常会让人惊醒,加上青蛙在水面的跳跃声,狗的狺狺声……

我偶尔会做梦,基本上是适应了它们。一天太短了,黑天,白天,能喜悦地面对。总之一天能存留些什么,拿什么去实现?还好我喜欢上了盆景。

盆景师如许描述本身就很有诗意。有如鱼得水的和谐,有一种远离尘嚣的安逸和安全感。当我们偶尔听到一首田园牧歌时,总是难以抑制心里的那番激动。

“其居园”,名字很别致,盆景更别致,万千姿态整整地挤满了一个面山坡,也蔓延了山坡四季的春天。我吃惊地站在那里,眼睛似乎都不够用了。他在方桌上摆满了水果,泡好了家乡的野山茶。我说,且等吃茶,让我看看这些盆景,让我看看你的制作艺术,这些立体的画和无声的诗。

在与花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深谙一枝一叶的习性,他认为,再好的树桩也要用心去栽培,栽花养草和培养孩子所需付出的情感是一样的。依盆景的形状及传达的意境,他为每一个盆景取了诗意的名字。榆林野趣,蔽日茂葱茏,阴凉盛挂钱;瓔珞柏,娜娜婷婷,叶繁浓密,装点庭厅似画屏;铁骨铮铮柏,经年长翠青松,树曲枝虬,叶盛翠绿满桠攀;枫,黄绿相交兴,枝密曲遒劲,皮缝嶙裂峥,干桠坚壮古,叶秀逸飘灵,忽然一夜秋风至,飞铺满眼红……

面前两棵曲线非常漂亮的柏树,从舍利、条位开始。

他的徒弟小陈师傅讲:“师傅在全国现场擂台比赛中拿过金奖,我跟您说,我雕得也很好!”

“何足挂齿,那好啊,素材多,露一手。”武远朝我淡然一笑,随即在小

陈师傅娴熟的手法里,和我讲起他的盆景说。

知道桩材自身的优劣,盆景美与不美在什么地方,平庸与大雅的差别,自然胸有丘壑。

抛弃着、拣取着、拼凑着,选择与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能糅合的,塑造形体。柔可绕指,曲可通灵秀之气。段面修饰是让其富有协调性,身段木纹深浅需要对比清晰度。这更需要精力雕琢。你看这珠,线条要细琢,枝条放在后,之前整体缠绕在一起,无主次线条流畅之感,经过大胆调整后,气质有了提高,挺好的。而这只是柏树制作的局部程序。后面养护中,枝条的调校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需要的是静心与激情始终如一的呵护。

这样也能抛开浮华的喧嚣。让盆景滋润身心的快乐,虽然不能做到优雅的魅力十足,至少不会迷惑自己的眼睛,因为我们小小的盆景人在修为之中,身心的谦卑不仅重要,而且非常重要。我想,追求的意义不是这个盆景值多少钱,哪个大师如何了得,夸夸其谈还不如自己提升内功。艺术的力量最终能教会我们什么?到底教会我们什么!可能是一辈子的答案。我这里也有五湖四海的朋友,盆景的销路还可以吧。结朋如结义,我想重要的是境界和胸怀,那些狭隘的人充满嫉恨之心的人总是不会走得有多远。修行修三代,假若不是我爷爷,好的园子多了,我这小小的盆景园又怎么能得您格外关注呢。

我深以为然。

比如他今天亲烧的鱼,为我用心做的酸菜鱼,除了正常上班的,连带我六个人,个个流连回味,相信这种美好会永存心间的。

几天后,他的盆景园子,在江南的雨季,一下子被汹涌而至的大水所包围,四周白晃晃的一片。我很替他担心,但我看不到他一点点消沉与沮丧。雨还在下,湖水一点点向上漫,他的盆景也一盆盆后撤。7月6号,园子进水,并且红房子进水,7号晚上老房子进水。大件全部转移到高处,然后大小盆依次搬到高处。中间不断调整现状自救,让损失降到最低。

园子里可都是他这几年的心血啊,尤其里面还有日本原生盆景,株株是艺术精品,少则三五十年,多则上百年。他下水把一棵大柏树用绳子试试拉一下,看可否借水的浮力把它拉上岸。想想去年正夏,武远用叉车弄回家,而且还细心地搭了遮荫网,今年春天还细心地做了嫁接,看着很是健康。

又过两天,我看见他在搭起的跳台上又舞刀弄剪了,开始工作。身旁还放起了纯音乐《莲心不染》,清新淡雅,沁人心脾,散淡恬静的情怀,莫过如此。

人生的艰辛是一种常态。而艰辛的体会只是应人不同吧,有人体力消耗,有人精神折磨。而像他这样的盆景人,拥有得更多的是坚韧的一面。雨细漫漫,不知是雨上心头,还是心上有趣事,听早起的鸟儿声,心情也随徐徐清风而兴,更能日常举杯而兴,景致怡人。

水光闪闪,穿透黑暗,能点亮人的心。



秋后聚会 汤青 摄

百抖雷鸣烤茶香

胡艳丽

“汲得岩上泉,摇得春叶香”,说的是生活在云贵山区的居民传统的烤茶技艺。烤茶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茶艺,相传已有3000年的历史。彝族、白族、布朗族等同胞用烤茶来治疗病痛、招待客人,以及日常消乏解疲、生津止渴。有些村寨,甚至将烤茶作为挑选佳婿的一道小考。

烤得一手好茶,考验的不仅仅是技巧,还需要一身好体力。烤茶的工序并不复杂,先是支架生火,将用陶土制成的茶罐至于火上烘烤,待土罐烧热后,放入茶叶,用手迅速抖动簸荡。待茶叶烤至微黄,茶香飘逸之时,冲入一勺开水,只听“佣”的一声,茶浪翻滚,泡沫涌起,有如团花,茶香冲罐而出。这一冲茶之声,如雷神鼓腹,激越响亮,因而烤茶又称“雷响茶”,又因烤茶的关键环节在于人力的不断抖动,又称“百抖茶”。

茶叶在民间,素有美誉,可治病、可医心,还可养性情,氤氲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在景迈山,茶人仍在贡奉着“一祖六神”,即茶祖、茶神、水神、树神、土神、昆神、兽神。在彝族民间至今还流传着百灵鸟从无量山百丈高崖衔来茶种为人治百病的故事。为纪念灵鸟,客人饮茶时,彝家的美少年会模仿灵鸟之姿蹁跹起舞,而糊米罐罐香茶的每道工序也和百灵有关,第一道为灵鸟衔香,第二道为灵生护香,第三道为自然之礼。

彝家的一道茶,便是一首天人合一的古老歌谣。生在自然之中的少数民族,或许不善于长篇书写他们世代相传的故事,但他们却用最凝练的语言,记录了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用纯朴天然的仪式,讲述着他们对自然的礼赞。

这烤茶,第一道水入热陶罐,便如龙入江海,有雷神助威,而茶浪涌起、茶沫上浮之状令人不禁联想到宋时流行于

贵族仕人间玄乎其技的斗茶,“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这是范仲淹所写下的《斗茶歌》。斗茶以团茶为基础,待要饮用之时,取团茶磨末,调制成膏,而后“点茶”。北宋《清异录》中记述“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幻灭”,小小杯中“乳雾汹涌,溢盏而起”,想来颇觉奇妙,如道家的一生万物,又如佛家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宋时点茶、斗茶的绝技此时早已失传,而粗犷中不失细腻烤茶,却在历史的时光走廊中绵延不息。当年,茶马古道上马帮兄弟们也曾山间铜锅煮饭、陶缸烤茶,以慰劳自己一路上的风尘艰辛。夜色降临,马帮兄弟们席地而睡,那升起的火焰既是守夜人的眼睛,也是在苍茫群山中保护马队免受野兽侵袭的火焰屏障。夜色山风中的一壶茶,不知伴多少茶马英雄度过了一个个不眠夜。若山有神,不知会否羡慕人间的这一壶茶,想不想与这些茶马英雄一道走一遭茶马之道,体验一下人间的万般滋味?

至今时,茶马古道的风烟散尽,马帮也已升级换代,但烤茶在山地村落中仍有所流传。不同的地域稍有不同,简单者,烤茶后冲三道水“头苦、二甘、三回味”;而复杂者,还会在茶罐中加入糯米,边烤边抖动,百抖成佳饮,茶香糯香融合,别有一番滋味。这百抖茶,最是考验烤茶人的腕力,用力不足,糯米容易糊底,用力不均,则糯米易夹生。而在炭火旁的辛苦劳作,其大汗淋漓之态已可想见。用这样百抖雷鸣的茶招待客人,主人的深情厚谊可见一斑,壶内有乾坤,壶外有曼妙,这茶入口、入喉、入心,又怎是蜻蜓点水式的现代茶艺所能比拟的?